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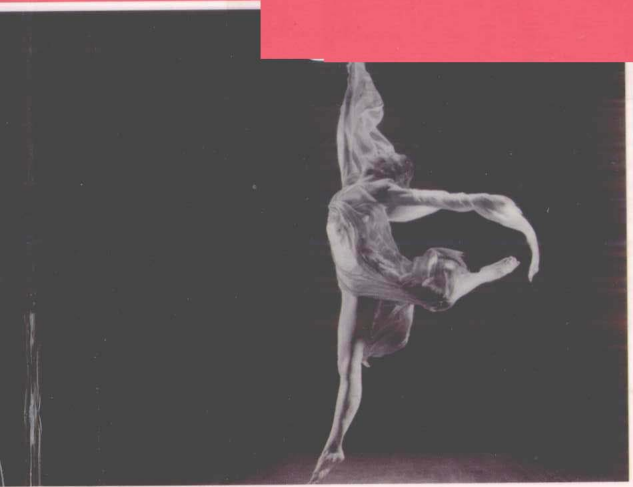


我的爱,我的自由

My Life

[美] 伊莎多拉·邓肯/著 唐海/译

Isadora Duncan



有人热爱生活，是因为生活所带来的乐趣；而我，则热爱生活本身。

我的爱， 我的自由

〔美〕伊莎多拉·邓肯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爱,我的自由 / (美)邓肯著;唐海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82-8840-7

I. ①我… II. ①邓… ②唐… III. ①邓肯,
I. (1877~1927)—自传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464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5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责任校对: 刘璆

特约编辑: 小 X

封面设计: 荀冠虹

ISBN 978-7-5382-8840-7

定价: 22.80 元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早慧的童年生活 /001
- 第二章 我的纯纯初恋 /008
- 第三章 青春的野菊花 /018
- 第四章 我的舞台生涯的起始 /026
- 第五章 初次遇到大师 /033
- 第六章 伦敦的生活 /039
- 第七章 激情的人生 /044
- 第八章 在塞纳河畔 /058
- 第九章 激情澎湃的罗丹 /074
- 第十章 布达佩斯的恋歌 /084
- 第十一章 爱情让人晕眩 /090
- 第十二章 朝圣希腊 /102
- 第十三章 雅典娜神庙前我的遗憾 /118
- 第十四章 优雅的瓦格纳夫人 /124
- 第十五章 再次坠入情网 /131
- 第十六章 智慧的芬芳 /141
- 第十七章 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49
- 第十八章 我的舞蹈学校 /160
- 第十九章 幸福的爱情与痛苦的生育 /167
- 第二十章 重返俄国 /184

第二十一章	美国在舞蹈 /197
第二十二章	找个百万富翁 /209
第二十三章	儿子出生 /220
第二十四章	邓南遮的诱惑 /227
第二十五章	痛失爱子 /243
第二十六章	同性之爱 /261
第二十七章	走出阴影 /270
第二十八章	死神来临 /279
第二十九章	战争年代 /291
第三十章	美国之舞 /308
第三十一章	走向未来 /317

第一章 早慧的童年生活

小孩的性格，其实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早已经酝酿成形了。在我出生前，母亲的生活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饮食极其的不规律。除了冻牡蛎和冰镇香槟外，她几乎吃不下任何其它的东西。如果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跳舞的，我会告诉他：“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开始了，或许是因为牡蛎和香槟的缘故吧——要知道，那可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的食物呢。”

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可以说受尽了折磨。她常对人说：“这孩子将来出生后肯定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她想她或许会生个怪物吧。但是事实上，从我出生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不停地舞动自己的手脚，这时我的母亲说道：“你们看，我说得一点也没错吧，我生了一个疯子！”这时起，我就逐渐成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开心果。我会围上小肚兜站在桌子中央，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

有生以来我最早的记忆是一场火灾。我记得当时有人把我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出来，直接掉到了一个警察的怀里。那时候我大概只有两三岁，可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周围人们救火的呼喊声汹涌不断，那个警察庇护着我，我的小手紧紧地钩住他的脖子。他或许是个爱尔兰人。我听见母亲发疯般



的哭喊的声音：“孩子，我的孩子！”她肯定是以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在里面，所以她想冲进楼里去，但却被门口塞满的人群挡住了。之后，人们发现我那两个哥哥先是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袜，他们坐上了一辆马车，再后来他们就坐在吧台上喝热巧克力牛奶了。

我出生在海边，所以我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发生在海边发生的。而且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我最初的舞蹈动作灵感，是来源于海浪翻腾的韵律。我是在阿芙洛狄特之星的照耀下降生的，要知道阿芙洛狄特也和我一样生在海上，所以当这颗星显现时，我顺畅无阻；但当这颗星消失时，我却劫难多磨。在现在看来，占星说已经不像在古埃及或迦勒底人的时代那么受重视了，但我们的命运却仍然在受它的影响。如果父母都明白这一点的话，他们肯定会研究星相，用来能生出更加聪明伶俐的孩子。

我相信出生在海边和出生在大山里，对一个孩子一生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大海对我来说总有着无以言说的吸引力，可是当我置身于大山中时，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适，就好像有一双大手在掐着我，我总是非常想要挣脱。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大地上一个囚徒。而且正在被审判！仰望山峰时，我没有一般游客那样的敬慕之情，相反我总是在想如何脱离山巅的约束。我始终认为我的生命和艺术属于大海。这几乎是我生命的真理。

我应该心存感激的一点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很不富裕，相当穷困。母亲根本没有能力为我们雇保姆和家庭教师，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获得了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环境，有机会把一个孩子的天分充分地展现出来，而且从未失去过这种机会。我的母亲是个音乐家，靠教音乐为生。她在学生家里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往往整个白天都在外面，晚上直到很晚才会回家。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只要能逃离学校的牢笼，我就会自由了。因为这样的時候，我可以独自在海边漫步，可以任意遐想，无忧无虑。每当我看到那些衣着亮丽，却总是被保姆和家庭教师保护和看管的孩子们的时候，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触摸生活呢！

我的母亲太忙碌了，以至于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她自己的孩子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因为这样，我和两个哥哥才可以毫无约束地到处游玩。这使我们有了一些母亲不能知道的冒险经历，要是她知道了，肯定会担心死，会很生气。值得庆幸的是她对此毫无所知，我几乎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之所以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实际上是因为童年时代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带给了我创作舞蹈的灵感，这使得我有了一种对自由的表达。我从来没有受到“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的管制与约束。所以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约束无疑都是孩子生活中的灾难。

在我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了公立学校读书。我猜想她大概虚报了我的年龄，按照规定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不过当时我那么淘气，确实有必要找个地方来安置我了。

在我看来，一个人将来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早在幼儿时期就已经表现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舞蹈家和革命者了。我母亲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并且在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她原本是一个多么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当她发现父亲并不像她心目中所期望的那样完美时，她就毅然选择了与父亲离婚，从此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成了天主教的反叛者和无神论者，同时成为了鲍伯·英格索尔的追随者。她会经常给我们读英



格索尔的作品。

在母亲看来，所有的矫情都是极其无意义的。当我还那么小的时候，她就向我们揭露了圣诞老人的秘密。于是到学校过圣诞节的时候，当老师给大家分发糖果和蛋糕时问我们：“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什么了？”我马上就站起来很严肃地回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非常生气地说：“糖果只给那些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我回答道：“我才不想要你的糖果。”老师被激怒了，命令我走到教室最前面坐在地板上，作为惩罚。我走上前，然后转过身面对全班同学，发表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轰动的演讲。我喊道：“我不相信谎言。母亲告诉我她太穷了，以至于她当不了圣诞老人；因为只有有钱的母亲才能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送礼物。”

听到我所说的话，老师急忙抓住我，用力地按住我，强迫我坐在地板上，我死死地绷直双腿，狠命地反抗。这样僵持着，最终她只能将我的脚后跟在地板上磕了几下而已。我倔强地不肯屈服。老师看到这招行不通，只好罚我站在墙角处。尽管我顺从了她的话，站到了那里，但我却仍然对着广大的同学们大声喊道：“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直到最后老师对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发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仍然像一个胜利者，一个革命者，一个掌握了真理的领袖，我一直喊叫着：“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就因为我讲了实话而收到不公正的礼遇，因为讲实话而被惩罚受罚，更令人气愤的是可恶的老师竟然剥夺了我吃糖果的权利。回家后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我问母亲：“难道是我错了吗？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不是吗？”母亲认真的回答说：“是的，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才能帮助你。”

那天晚上，我坐在母亲脚下的地毯上，她给我朗读了鲍伯·英格索尔的演说词。

我觉得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的那种普通教育根本毫无用处。我还能想起那时候我偶尔被看做是全班中最聪明的学生，在我成绩名列前茅的时候；有时却被看做是全班最愚蠢的学生，那时候我的排名倒数第一。在那时我就发现了学校学习的秘密，成绩的取得其实全靠死记硬背，以及是否用心去记所学的知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不论是在班级里名列前茅还是倒数第一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那都是极为无聊乏味的事情。我那时候只是盯着钟表看，等着放学，只要它走到3点，我就可以解放了。对于我来说，真正受到的教育是在晚上的时候，在母亲给我们弹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曲子以及大声给我们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和彭斯的作品的时候。那种时刻让我们为之着迷。为了我们那片刻的专注，我的母亲用心背诵了大量的诗篇。

在我六岁那年，在学校举办的活动上，我模仿母亲背诵了威廉·利特尔的《安东尼致克利奥佩特拉》：

我要死了，埃及，要死了！

生命的红潮即将退去。

一个六岁的孩子这样的表演，让全场都为之震惊。

还有一次，我的老师要求每位同学写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想着母亲，这样写道：

“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二十三号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交不起房租，我们不能留在那里了，我们全家人被迫搬到了十七号大街。没过多久，还是因为没有钱交房租，房东将我们赶



了出来，于是我们又搬到了二十二号大街。然而，在那儿我们也无法安稳地生活，后来又搬到了十号大街。”

这就是我们家的生活，无数次地搬家，不断地继续着。我向全班朗读我的经历后，老师很是生气。她认为我在恶作剧，就把我送到了校长那里，然后通知我母亲来学校一趟。母亲读过我的文章后，泪流满面，她向校长发誓说这些确实都是事实。我们家就是这样居无定所。

我真的希望学校从我那时起已经有所改变了。我对公立学校的印象是，那里简直就是孩子的地狱。我至今记得那时候我饿着肚子，穿着冰冷潮湿的鞋子，坐在僵硬的板凳上的情形。老师则像个没有人性的野兽折磨着我们。这些煎熬大多数孩子们从不会说起。

对于贫困的家境，我其实并没有什么感伤情绪，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经历，但是我的学校却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在我的记忆中，学校的教育就像是监狱一样让人感到羞耻。我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反叛者。

还是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我召集了六七个邻居家的孩子在家里。他们太小了，有的刚刚会走路，我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我教他们如何挥动他们的手臂。母亲让我对此做个解释，我告诉她这是我的舞蹈学校。她感到很吃惊，然后坐在钢琴前开始为我伴奏。我的这个舞蹈学校一直办了下去，并且很受欢迎。在那以后，邻居家的小女孩们都来到我这里。她们的父母会付给我一点学费让我教她们跳舞。这成了我赚钱谋生的开端。

在我十岁时，我的舞蹈学校已经有很多学生了。我就告诉母亲，对我来说上学已经毫无意义了，与其去学校浪费时间，还不如挣钱。我认为比起上学来，这个更为重要。我把头发盘到头顶，

对外人谎称自己已经十六岁了。幸好那时我的个子长得比较高挑，所以每个人都相信了。

我的姐姐伊丽莎白是外祖母抚养大的，很多年后她跟我们住在一起，进来之后就也加入了教课的行列中。后来，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旧金山的有钱人家都会请我们去授课。



第二章 我的纯纯初恋

我从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因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已经离婚了。一次当我问姨妈我是否曾有过父亲的时候，她回复我道：“你父亲是个恶魔。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从那之后，我的父亲就活在了我的幻想中，我经常把他幻想成画册中的恶魔，长着兽角和尾巴。当我在学校的同学谈起他们的父亲的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上的两间破屋子里。有一天我听到门铃响，我就跑过客厅去开门，我看到一位头戴高顶礼帽的英俊绅士站在门外。他开口对我说：

“你能告诉我邓肯太太住在哪儿吗？”

“我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答道。

“你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吗？”陌生绅士说。（这个名字是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给起的）

他猛然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吻我，脸上满是泪水。我一下子懵了，问他是谁。他老泪纵横地回答：“我是你父亲。”

听到这个消息，我乐坏了，急忙冲进屋里告诉母亲。

“外面有个人，他说是我父亲！”

母亲神情万分激动地站了起来，面色苍白。她没有出去，而是跑到隔壁房间，然后锁上了门。我一个哥哥则钻到了床下，另

一个则躲进了壁橱，我的姐姐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叫他走！叫他走！”他们齐声喊道。

我对此感到无比惊讶，但我是个懂礼貌的女孩。我走到客厅对他说道：

“家里人今天不太舒服，所以不见客。”听到我的回复，陌生人拉起我的手，请求我陪他走一走。

我和他一起下了楼来到街上。我跟在他的旁边走着，想着眼前这位英俊的先生就是我的父亲吗？可他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既长角又长尾巴。他把我带到一家小冷饮店，给我买了冰淇淋和蛋糕，说让我吃了个够。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却发现全家人都眉头紧锁，一筹莫展。

“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明天他还会来，而且会给我买更多的冰淇淋。”我对他们说道。

但是家里人仍然都拒绝见他，不久之后，他就回到他在洛杉矶的另一个家里去了。

不过所幸我知道了我原来是有父亲的，而且不是个怪物，对此我有点欢喜。

在此之后，我有好几年没见到父亲，直到那天他再次突然出现。这一次，母亲很大度地接见了。他送给了我们一套漂亮的房子，里面有间很大的舞蹈室，还有一个网球场、一个仓库和一间磨房。这些都要归咎于他的第四次发达。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前曾经历了三次发达，但是最后破了产。当然他第四次发财后又破了产，房子和其它家产全都没了。好在我们在房子里住了好几年，它是我少年时的避风港。

在父亲破产以前，我时常能够看到他。我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我欣赏他的诗，也欣赏他的人。他写过一首诗，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我一生的事业。



我之所以提到我的父亲，是因为那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多启发，这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一方面把感伤的小说当做精神食粮，另一方面目睹着父母活生生的不幸的婚姻例子。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似乎都没能走出这位让我的家里人谁也不愿提及的、神秘的父亲的阴影。“离婚”这一可怕的字眼儿，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敏感的心中。然而对于这些情况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问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试着自己去分析原因。

在我所读的小说中，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在这里就不细细列举说明了。但是有些小说，特别是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书中描写了一个女孩未婚得子的事。结果这位可怜的姑娘遭到了世人的侮辱和唾弃。在这种事情上，女性总是受到深深的伤害。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把这些情况和父母的婚姻悲剧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立即下决心要与不公正的婚姻作斗争。反对结婚，争取妇女的自由解放，争取每一位妇女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要几个孩子，而不是受社会的歧视和伤害。

产生这些想法时，我还只有十二岁，让人很不可思议，只是当时的生活环境的确让我早熟。我当时研究过婚姻法，了解到妇女的奴隶般的地位，我更加义愤填膺。我开始用探询的目光去观察那些母亲的已婚女友们的脸，我感到每张脸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和奴隶的痕迹。那时我就发誓，绝对不要把自己降低到如此卑微低贱的地步。我终生恪守着这个誓言，为了坚守这个誓言，我甚至不惜与母亲大闹别扭，从此遭受世人的误解。

苏联政府的一大善举是废除了旧有的婚姻制度，只要两个自愿结合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上签上名就可以结为夫妻了，并且签名的下面印着这样一行字：“本签字不需要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责任，

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废止。”这种婚姻对于一切有自由思想的妇女来说，是她们所赞成的形式，也是我所赞成的唯一的婚姻形式。

在我看来，我的想法与每位有自由性格的女性或多或少地有相同的地方。不过在二十年前我拒绝结婚和为女人争取不婚先育权利的行为却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人的观念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女性大都会赞同我的观点，那就是任何婚姻道德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女性追求自由的精神枷锁。虽然这样说，但是大多数有知识的女性还是一个一个地相继结了婚。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如果你看一看近十年来的离婚统计数字，你就会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听我宣传过自由婚姻思想的许多女性都胆怯地反问我：“可是这样，以后谁来抚养孩子呢？”我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认为婚姻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因为她们觉得这种形式能够迫使男人来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这不就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你所嫁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让你感到很可能会拒绝抚养孩子的人吗？这种假定未免有点太卑鄙了，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虽然反对结婚，可是我对男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差到一定地步，我没有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无耻之徒。

由于母亲的关系，我们的整个童年都萦绕在音乐和诗歌中。每到晚上，母亲便会坐在钢琴前，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们的作息时间并不固定，她也从不会用各式各样的规矩教条来约束我们。而且，我认为母亲把我们忘记了，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和诗歌世界中了。她就是这样一位美好的母亲。

母亲的一个姐妹，我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极有艺术天分。她



常常到我们家来看我们，并且经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她长得很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我还记得她穿着天鹅绒的“黑短裤”扮演哈姆雷特时的样子。她有一副好嗓子，要不是她父母把所有和戏剧相关的东西都看成与恶魔有关的话，我深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歌唱家。我现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怎样让今天看起来难以解释的美国清教徒的精神毁灭了。美国早期移民者与生俱来的带来了这种精神观念，后来这种观念也没有被完全抛弃掉。他们以专横的方式将自己的性格力量强加给了这个蛮荒的国家，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驯服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居民和野兽，同样，他们也一直在驯服着自己。这就给艺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奥古斯塔姨妈从小就受到了这种清教徒精神的摧残。她出众的美貌、优雅的仪态和美妙的歌喉，完全在其中被埋没了。那时人们都会说：“我宁愿看着女儿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呢？现在的男女明星们连最为排外的社交圈子都可以随意出入，可见过去人们的那种思想观念简直是无法理喻，是有悖人性的。

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我们家爱尔兰血统的缘故，我们家的孩子都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虐极为反对。我们在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房子里后，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粮仓中建立了。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子上割下了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我坐在一个饼干桶上看他演出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演得确实是太逼真了。我们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情感。

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越办越好，很快就在那一带小有名气。受此启发，我们开始照搬此套路，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去了。我负责跳舞，奥古斯丁则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排演